马克思遇见孔夫子——天上论道记

天上两个老头儿正各自打坐，忽然听见底下传来嗡嗡嗡的争吵声。

“儒家是封建糟粕！”

“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来的，水土不服！”

“孔孟之道才是中国人的根！”

“没有马克思，你们还在跪皇帝呢！”

孔子睁开眼，叹了口气。马克思也睁开眼，皱了皱眉。

“他们又在吵了。”孔子说。

“吵了一百年了。”马克思说。

“要不，咱俩聊聊？让他们听听？”

“行。别光让他们吵，咱俩亲自说道说道。”

于是，两个老头儿找了朵祥云坐下，天上，一场真正的论道开始了。

第一轮：你的学说，本质是什么？

孔子先开口：“仲尼不才，粗述先王之道。我的学说，有一个本体——天。”

马克思点头：“我随父亲信过新教，那里也有一个本体，人格化的上帝。后来我转向哲学，那个本体就成了哲学意义上的‘存在’。它创造世界，不是为了别的，是为了体验自己。”

孔子抚掌：“善哉！我知道天演化万物是为了体验。人，也是天的化身，同样是为了体验。所以人要觉悟自己的性。人要率性而为的去体验，人能尽自己的性，就能尽万物的性。最后与天同参，一起体验。这就是‘天人合一’。”

马克思说：“我的表述略有不同。我认为人的类特性是自由自觉的劳动。人不仅仅是认知世界，更重要的是在自由劳动中改造世界。你造一座桥，你写一首诗，你组织一个合作社，你就在和那个存在一起创造新的体验。这叫‘对象化’。不是被动地感受，而是主动地参与。你叫它‘天演万物’，我叫它‘类本质的对象化’。其实都在说同一件事：事物是运动的，世界是一场体验的展开。”

孔子捋了捋胡子：“既然如此，咱俩可以给这个本体取个共同的名字。叫‘天’也行，叫‘存在’也行。不如就叫——‘终极实体’。”

马克思大笑：“好！‘终极实体’。终极实体演化世界万物是为了体验，在这个元框架下，你我本是一家。只是所处时代不同，路径不同，工具不同。”

第二轮：在元框架下，你我是如何教导人的？

孔子说：“我既然认定了‘终极实体’是为了体验，那我就得设计一套让人好好体验的方法。我的方法，核心是‘仁’与‘礼’。”

“仁，是内在的觉醒。你知道自己有性，这是你的独特禀赋，你知道自己能尽性，但你也知道人不是一个人活着，而是一个家、一个国、一个天下，你知道推己及人。这叫‘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’。体验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，是和别人一起生成的。

“礼，是外在的框架。不是死规矩，是让资源合理流动、让关系有序展开的通道。我限制贵族，让他们把部分利益让渡给民众，这样民众才有余力参与更高层的体验——学诗、学乐、学道。”

“更重要的是，我少谈天的‘主宰性’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天什么都管，人还有什么自主性？我故意把天的位置往后放，让文明的后人敬天而远之，人本的自主性提上来。这样人才能更有创造性地去体验。不然天天等着老天爷发指令，那还玩什么。

马克思拍腿：“太对了！我也不提那个存在的‘主宰性’。我甚至喊出‘上帝已死’——当然，这话是尼采嚷嚷的，但我认同这个意思。只有把外在的神请下神坛，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彻底释放。你不是神的奴仆，你是世界的主人。”

“我的方法，核心是‘唯物史观’与‘自由劳动’。我经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，生产力大大发展。我发现，物质生产决定了人们怎么想、怎么活。所以我研究剩余价值，揭示剥削的秘密。我的目标，是让每个人都能从被迫的、异化的劳动中解放出来，进入自由自觉的劳动。到那时候，劳动成了第一需要，人才能真正体验‘我是人’的快乐。”

孔子点头：“所以你是从‘物质’入手，我是从‘精神’入手。

马克思说：“对。你偏‘空’，我偏‘色’。但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没有物质基础，光讲仁义道德，那是空中楼阁。你当年周游列国，饿着肚子讲仁政，效果不好，就是因为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。我补你的，就是物质这一块。”

孔子说：“反过来，现代社会把人卷进了拜物教——商品拜物教、货币拜物教、资本拜物教。人们以为钱就是一切，铜币就是终极目标。这时候，我的‘仁’、我的‘义利之辨’、我的‘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’，就是一副清醒剂。我补你的就是精神这一块。”

第三轮：你我的互补，能给下面的人什么启示？

两个老头越聊越兴奋，开始掰着手指头数。

互补一：物质与精神，两条腿走路。

马克思说：“你看现在有些地方，只讲物质发展，GDP 上去了，人却空了。卷得要死，抑郁得要命。这就是忘了你的提醒——人不是机器，人是需要‘仁’、需要关系、需要意义的。”

孔子说：“你看现在有些人，只讲传统文化、讲心性修养，却回避现实的生产关系、分配不公、阶级矛盾。那叫空中楼阁。没有你帮他们看清社会结构的真相，不用你的方法去实践，光靠念几句‘克己复礼’，改不了什么。”

互补二：制度与人心，现代的优化。

孔子说：“我那个‘礼’，本质不是跪拜磕头，是让社会运行有章法。现在可以把它理解为‘制度伦理’。比如，怎么设计一个让员工不内卷、还能有创造力的制度？怎么设计一个让商家不敢造假、消费者放心的信用体系？这都是‘礼’的现代化。”

马克思说：“对。我那个‘唯物史观’，可以帮你分析这些制度背后的利益结构。谁在制定规则？谁受益？谁受损？把这两个结合起来——用唯物史观看清利益博弈，用‘礼’的精神设计公平规则——那才是真正的‘治理现代化’。”

互补三：劳动与成己，人生体验化。

马克思说：“现在的年轻人，迷茫、空心、不知道活着干嘛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劳动是被迫的、异化的。上班如上坟，怎么可能有体验？所以要先改变劳动的条件，减少剥削、缩短工时、增加参与感。”

孔子说：“同时，也要教他们在任何岗位上，都能找到‘尽己之性、尽物之

性’的乐趣。要让人们了解，体验是可贵的，获取资源是为了扩大体验，一个人，如果他能把生活当成‘成人达己’的修行，他人生的体验质量就完全不一样了。”

第四轮：为什么下面的人吵个不停？

两个老头聊着聊着，话题又转到了底下那些争吵。

孔子叹气：“他们吵，是因为他们看太小。只看到我是‘古代封建’，你是‘西方外来’。却没看到，站在‘终极实体～体验’这个大框架下，我们都是工具箱里的不同工具。

马克思说：“对。他们就像在盲人摸象。摸到腿的说像柱子，摸到耳朵的说像扇子。谁也不服谁。因为他们都趴在地上，只摸到一小块。没有人站起来，走到远处，看一眼整头大象。”

孔子说：“所以，如果他们能像咱俩一样，超脱在上面，用全然的视角，用元框架的视角看，就会发现，你我的学说根本不是对立的。你是补我的不足，我是补你的不足。你是我的左手，我是你的右手。”

马克思站起来，指着星河：“下面的人，什么时候才能明白？不是谁取代谁，而是谁补充谁。不是非此即彼，而是彼此成就。”

孔子也站起来：“我留句话给他们吧，我的学说是有生机的思想，不要教条固化，它难道只针对小小的地球吗，放在星河的其他地方，我的思想也是有用的”

马克思哈哈大笑：“我也留一句，我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，教条化只能导致理论的僵死，改造世界的目的，不就是为了自由自觉的体验吗？我的思想，它不仅针对小小的地球用的。”放在星河的其他地方，它也是有用的。

孔子说：马老弟，该结束了，可惜世间，撼山易，撼人心难呀 。

马克思说：仲尼兄，无需悲观，人教人教不会，事教人一教就会，批判的武器不行 ，就让武器的批判教会他们道理吧。